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廿三之八

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藩谷歸漢後復使匈奴
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
何也已問溫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
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太原太守單
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
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
當匈奴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駱仇揮王稽留
昆入侍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薨

援音爰薨
音竹二反

翕侯人衆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

遣左大當戶烏夷冷冷音零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

略千餘人毆牛畜去卑接囊恐遣子趨遠為質匈奴音遠

錄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

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遣還卑接囊質子單于受詔遣

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

奴從上游來厭人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自黃龍竟

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六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

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

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

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

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

矣匈奴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二王所不能制其

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

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而不敢窺西河乃

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

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石言

堅固如石也卒其以所脫者世莫得而言也謂自免之

畫計策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樊噲請以十萬眾

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樊噲請以十萬眾

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妾阿順指於是大臣權
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
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
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
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徼要也音工堯反墜古地字
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
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
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
大幕破寘顏龍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

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
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
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
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
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
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
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
負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
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

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洽而匈奴
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
尚羈縻之計不專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
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
易肆以惡其彊難屈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
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
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
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羌屬也
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

二時之勞固已墾其庭埽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
後無餘蓄古災字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
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
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
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
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
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
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而不為大憂乎夫明
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

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
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
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
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
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
故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
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
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
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後遣使願朝明年故

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
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者五百人入朝以明天
子益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
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
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
如河平時旣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
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回音胡對反況等乏食單于
乃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
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且音子余

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
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
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
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
姑句音去胡來王唐兜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
云降匈奴單于受置右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
已又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
敞長水校尉王歙使匈奴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
人今遣之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

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
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
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厚
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蒙
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
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
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
使者以聞有詔勿聽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乃造設
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

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
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
于雜函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
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
宜上書募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
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
曰莽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漢既班四
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
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

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
使怒以烏桓酋豪縛到懸之酋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
及六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
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
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告
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
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王莽之篡也建國元年
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多齎
金帛重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文

曰匈奴單于爾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

新者莽自係其國號

將率

既至授單于印絃詔令上故印絃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絃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止不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為壽五威將曰故印絃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又可由變更遂解故印絃奉上將率受着新絃不解視印飭食至夜乃罷古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今單于不與人如今視印見其變改必求

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夫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推破故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饒燕士勇悍即引斧推壞之明日單于果遣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廼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柰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輿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

桓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將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顯決以聞詔報從塞外還之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釁由此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乃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為名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衆二千餘人歐畜

產舉國亡降匈奴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軍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候任商等見西域頗背畔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巳校尉乃護遣人與匈奴南犁汗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一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巳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衆別置零吾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所數呼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

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眾寇擊諸國莽於是
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蘭苞副校尉戴級將
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
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
人至則脅拜咸為孝單于賜安車鼓吹各一黃金千斤
雜繒千匹戲戟十戲戟有旗之戟戲拜助為順單于賜
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為宣威公拜為虎
牙將軍封級為揚威公拜為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
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

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侯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
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二年也是後
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
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
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
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
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眾齎二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
窮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
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

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蠹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接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西

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糒薪炭重不可勝糒古金字口者也鑊音富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疫疾之憂是故前世

小十呼
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車自
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道逃執不能及幸而逢
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
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
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劊文胡虜莽
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
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以為於粟置
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為順單于厭
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邪塞是時匈奴

數為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毆畜產去其衆捕得虜
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咸子角數為寇兩將以聞四年
莽會諸蠻夷斬子登于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
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
與之搆難撓攬也音撓攬也音撓攬也音撓攬也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

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
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
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
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為莽所拜故

遂越輿而立咸為烏累若鞮單于

累音力 追反

烏累單于咸

立以弟輿為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子蘇屠胡本為左

賢王以弟屠耆闕氏子盧渾為右賢王烏珠留單于在

時左賢王數死以為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

護于之尊最貴次當為單于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

以為護于欲傳以國咸怨烏珠留貶賤已號不欲傳國

乃立貶護于為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

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告塞吏曰欲見和親

侯和親候王歛者王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聞莽遣

歛歛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

衣被繒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

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刁護賊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

皆械檻付使者遣右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歛颯

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

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

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使者問單于

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入為寇入塞譬如中國

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

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歙與五威將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厨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常車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遣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後安公當子男奢為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幽聽之然寇盜如故咸歙又以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自差與之十二月還入塞莽大喜賜歙錢一百萬悉封黯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興立為呼都

而尸道臯若靺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靺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謚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靺呼都而尸單于與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尸居次子醯橫王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囚以兵迫脅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莽以其庶女陸逮任妻後安公奢陸逮邑也莽改公主曰任奢本為侯莽以女妻之故進為公逮音錄任者士所以尊寵之

甚厚終為欲出兵立之者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
 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
 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
 屬貴人從者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
 匈奴中亂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
 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
 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
 尊我遵與相掌距音丑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夏還
 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至

六年始令劉歆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燕復令中郎
 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帛以通舊好而單于益踞傲帝容
 忍待之故使命常通先是漁陽太守彭寵以建武初畔
 亂與單于共連兵因復立安定人盧芳為漢帝使入居
 五原自是匈奴數與方共侵北邊九年帝遣大司馬吳
 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
 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
 庸關已東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
 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設重賞購求盧芳於匈

奴匈奴貪得漢財物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
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耻言其計故賞遂不行
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
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略其衆北邊無復寧歲初單
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斯以次當為左賢王左賢王
有傳國之漸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斯知牙斯者王
昭君之子也于時單于兄烏珠留單于子比為右奧韃
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見知牙斯被誅出怨言曰以
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

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聞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
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與死子左賢王烏達
鞮侯立為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為單于比不得
立既懷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
枯人畜飢疲死耗太半單于畏漢承其敝乃遣使詣漁
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
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
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因白單于言奠韃日逐風來
欲為不善若不誅且亂國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

聞之馳以報比比懼遂斂所主南邊八郡衆四五萬人
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騎亡
去以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
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
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求為
藩蔽扞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其冬
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復號醯落尸逐鞬單于單于自復株系
以下皆稱若鞬今自匈奴自是始分為南北單于二十
五年春南單于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

弟莫鞬左賢王生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衆合
萬餘人馬七千匹牛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却地十里初
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時
人見者或相謂曰讖言漢九世當却北狄地千里豈謂
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奧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
衆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
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脩舊約二十六年遣
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亡其庭去五原西
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

于願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見皆泣下擲等反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橐佗二頭文馬十匹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輿韃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輿韃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

繡綉

繡音戾注已前見綉右蛙反紫青色也

安車羽蓋華藻駟寶劍

刀剪黑節三駙馬二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故戟甲兵飲食什器又轉河東米糶三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千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醫及橙橘龍眼荔枝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

有功善者繒綵合萬匹歲以為常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史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

南將軍屯鴈門粟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

偵羅耳目

偵音丑政反羅音力賀反偵羅猶探候也

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

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工虜奠韃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志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

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
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見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
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
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
數求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
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
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旣未獲助南亦不宜絕北
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
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今必有失

今立藁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
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
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
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
呼韓邪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
相繼今南單于攜衆而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
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
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讀又以北單于比
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

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
無親踈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邪郅
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
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
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令齊雜繒
五百匹弓韃贖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
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
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竿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
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竿瑟之用不如良弓

利劍欲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所宜欲遣驛以
聞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三十一
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答賜以絲繒不遣使
者單于比立九年死中郎將段柳將兵赴弔祭以酒米
分兵衛護之弟左賢王莫立為丘浮尤鞬單于帝遣使者
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衣二襲童子佩刀
緹帶各一緹織成帶也音古木反又賜繒絲四千匹令賞賜諸王
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死弔祭慰賜以此為常丘浮尤
鞬單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死弟汗立為伊伐於慮鞬

單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護于丘率衆千餘人來降南部單于汗立二年死單于比之子適以永平二年立為醯僮尸逐侯鞬單于永平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于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西河長史馬襲赴援虜乃引去單于適立四年死單于莫子蘇立是為丘除車林鞬單于數月復死單于之弟長立為胡邪尸逐侯鞬單于長以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為寇乃許之八年遣越

騎司馬鄭衆北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栢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

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
大僕祭彤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臯林溫禺犢王於涿
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幕北去彤棠坐不至涿邪山免
以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軍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
陽太守廉范擊卻之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無所
得建初元年來苗遷濟陰太守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
度遼將軍時臯林溫禺犢王復將衆居涿邪山南單于
聞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
級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飢肅示稟給其貧

人三萬餘口十年耿秉遷執金吾以張掖太守鄧鴻行
度遼將軍八年北匈奴三不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
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
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民合市詔書
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
王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
至所在郡縣爲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
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毆還入塞二年正月北
匈奴大人車利涿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二輩時北虜

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
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
年死單于扞之子宣立爲伊耆於閭鞬單于宣元和二
年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與北虜温禺
犢王卒遇卒音七忽反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言北
虜以前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
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大僕袁
安議許之乃下詔曰昔儉狃薰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
尚矣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効堯堯之人屢

嬰塗炭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
道路老母寡妻設位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
豈不哀哉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
加屈下尚何是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
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勅度遼及領中郎將龐
奮倍音高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
功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奧韃日逐王師子將
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衆以南部
爲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章和元年鮮卑入左

北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
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
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死單于
長之弟屯屠何立為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屠何以章
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
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
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恩遠慮遂欲見
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
新降所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北庭北單

于倉艾南兵又畏丁令鮮卑遁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
年七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
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
師雜議方略皆曰且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
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
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
耻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
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
候大臣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

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地願發國中
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
王須訾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
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
屯五原朔方塞以為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
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
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
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
已勅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

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殫極天下欲臣虜
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
人獲安中外為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
更其號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
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義威鎮四夷其効如
此今幸遇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
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効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
以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
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

通志四夷北狄上第六 七六
奔走斬捕首虜二十餘萬事具實憲傳二年春鄧鴻遷
大鴻臚以定襄太守皇甫稜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
書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
騎出雞鹿塞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
留輜重分為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
至河雲北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
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單于大驚率精兵千餘合戰單于被
創墜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
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

南部連剋獲納降黨衆取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
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置從
事二人耿譚以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單
于復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
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將右溫禺鞬王骨都侯已下衆
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除
鞬為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夔即授璽綬賜玉劍
四具羽蓋一駟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
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

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衆單于屯屠何立六年死單于宣弟安國以求元五年立爲單于安國初爲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河皆愛其氣決故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以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爲師子所毆掠皆多恐之安國由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旣立爲單于師子以次轉爲左瑣覺單于與新降者有謀

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會龍祠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踈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倣備和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搖動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

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
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爲邊害者
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
賜言以主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
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
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
曼相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
之安國不聽城旣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宗徽因發諸郡
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被

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立一年單于適之子師子立爲亭
獨尸逐侯鞮單于師子以永元六年立師子新立降胡
五六百人夜襲其帳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
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
立前單于屠屯何子莫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
吏民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幕北於是遣
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
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烏桓校尉任
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

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
稷逢侯乃乘冰度隘向蒲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
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
三千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
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校虜胡罪反
烏桓八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蒲夷谷復大破之
前後凡斬首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
追七年正月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
烏桓羌胡兵封蘇校虜為率衆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

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
上書以致反畔皆徵下獄死以鴈門太守龐奮行度遼
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為二部自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左
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疑畔
還入朔方塞龐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萬
餘口悉降以分處北邊諸郡南單于以其右温禺犢王
烏居戰烏居戰乃右禺犢王名也始與安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戰
將數千人遂復反畔出塞外山谷間為吏民害秋龐奮
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衆降於是徙烏居戰衆及

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馮柱還遷將作大匠
逢侯部衆飢窮又爲鮮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去塞者駱
驛不絕單于師子立四年死單于長之子檀立爲萬氏
尸逐鞮單于檀以永元十年立十二年龐奮遷河南尹
以朔方太守王彪行度遼將軍南單于比歲遣兵擊逢
侯多虜獲收還生口前後以千數逢侯轉困迫十六
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和帝
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元興元
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

當遣于入侍時鄧太后臨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賜而已
永初三年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
云關東水漬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
兵反畔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
將軍何熙副中郎將龐雄擊之四年春單于遣千餘騎
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懂行度遼將軍與遼東大
守耿夔擊破之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
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
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

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及匈奴中者合萬餘人五年梁懂免以雲中太守耿夔行度遼將軍元初元年夔免以烏桓校尉鄧遵為度遼將軍遵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為其將軍焉四年逢侯為鮮卑所破部眾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鄧遵奏徙逢侯於潁川郡建光元年鄧遵免復以耿夔代為度遼將軍時鮮卑寇畔夔與溫禺犢王呼允徵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而耿夔徵發煩劇新降皆悉恨謀畔單于檀立二十七年死

弟拔立為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拔以延光三年立是歲耿夔復免以太原太守法度為度遼將軍時新附一部大人阿族等反畔脅呼允徵欲與俱去呼允徵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眾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亡去中郎將馬翼遣兵與胡騎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獲馬牛羊萬頭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傅眾代為度遼將軍其冬傅眾復卒永建元年以遼東太守龐參代為度遼將軍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脩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

單于憂恐上書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別屯塞下教習戰射單于拔立四年死弟休利立為去特若尸逐鞮單于休利以永建三年立四年龐參遷大鴻臚以東平相宋漢代為度遼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以烏桓校尉耿晹代為度遼將軍永和元年晹病徵以護羌校尉馬續代為度遼將軍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皆畔率三千餘騎寇西河因復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吏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

工元發緣邊兵乃烏桓鮮卑並胡合二萬餘

之吾斯等遂更屯所攻沒城邑天子使責單于

開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並

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

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單于休

利立十三年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已降者遂更

狐疑龜坐下獄死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

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

鳥困獸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今轉運日增

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宜令度遼將軍馬續
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
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
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
勝當時戎狄之所長中國之所短也疆弩乘城堅營固
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
長少觀其變設購開賞宜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及討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句龍等黃五口
續降秋句吾等句龍車紐為單于烏

西收羌戎尸諸胡等數萬人破京兆虎千上
郎尉及軍司馬遂寇略并涼幽冀四乃徙河治
雞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冬遣中郎將張耽將幽
州烏祖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
生口及兵器牛羊甚眾車紐等將諸蒙帥骨都侯乞降
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鮮卑
五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張耽性勇銳而善撫
士卒軍中皆為用命遂繩索相懸上通天山大破烏桓
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畜產財物夏馬續復免以

城門校尉吳武代為度遼將軍漢安元年秋吾斯與莫
鞮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略并部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
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
拜授重綬引上殿賜青蓋馬駟鼓安車駙馬騎玉具刀
劍什物給綵布二千匹賜單于閼氏以下金錦錯雜具
駟馬二乘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詔大
常大鴻臚與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
百戲順帝幸胡桃口臨觀之冬中郎馬寔
龍吾斯送并洛陽建康元年
擊餘黨斬首百

級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單
于兜樓儲立五年死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建和死
年立至永壽元年匈奴左莫鞮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畔
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延熹元年南
單于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部以張奐為
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
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桓帝詔曰春秋大居正居車
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
年死子某以熹平元年立為屠特若尸逐就單于
凡言某者史失

其名故稱曰某六年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鴈門擊鮮卑檀石

槐大敗而還是歲單于死子呼微立為單于呼微光和

元年立二年中郎將張脩與單于不相能脩擅斬之更

立右賢王羌渠為單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微

詣廷尉抵罪單于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前中山

太守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

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

恐單于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醯落與休屠各胡曰馬銅

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單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賢王

於扶羅立為持至尸逐侯單于

於扶羅乃前趙劉淵之祖劉淵乃亂晉之首

扶羅以中平五年立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

骨都侯為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

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

保聚鈔略無所得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愛乃

止河東

河東平陽也於扶羅國於此

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平而死

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單于於扶羅立七年死

弟呼厨泉立為單于呼厨泉與平二年立以兄被逐不

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右

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擊拒李傕郭
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許然後歸國

謂歸河東平陽

二十一

年單于來朝魏武為丞相因留單于於鄴而遣去卑歸
監其國歲給單于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襲號分其衆
為五部部中立其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魏世之末復改帥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
居于太原故茲氏縣右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祈縣南部
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
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北部匈奴錐

分居五部然皆家于晉陽汾澗之間晉初塞外匈奴大
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武帝復納之使居河西
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
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
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討之楨素有志略以猛衆
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
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
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為患魏
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

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
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
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
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
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岐四夷
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至
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
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
類大小凡十餘萬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



